

红色时尚

彭明榜 / 李海波编

红色时尚

一本杂志的传奇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时尚 / 彭明榜, 李海波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5507-X/G · 1561

I. 红… II. ①彭…②李… III. 中国青年杂志社

—新闻事业史—1923— IV. G21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092065号

策 划: 彭 波 温愉新

成晓明 黑 明

编 著: 彭明榜 李海波

审 校: 舒红鹰 袁建民

装帧设计: 詹 辉 赵欣月

责任编辑: 冈 宁

资料搜集: 万 莹 杨 汨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4 发行部电话: (010) 64049424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12 24印张 插页 100千字

2003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98.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彭明榜 / 李海波编

红色 时尚

一本杂志的传奇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色经典』

创刊号 / 发刊辞 / 怎样才能是好 / 革命的信仰 / 新诗人的棒喝 / 围
攻泰戈尔 / 青年革命修养问题 / 怎样才能到民间去 / 三·一八纪念 / 青年当
大实话 / 陆定一回忆早期《中国青年》 / 列宁青年 / 无产青年 / 青年延
前的任务 / 恋爱与结婚 / 谈两性问题 / 青说难 / 小品三题 / 中国
《中国青年》

中國青年年

華郵政特准掛
認爲新聞紙類

第 一 期

發刊辭

青年應當怎樣做.....實施

怎樣纔是好人.....代英

曹錕登台以後.....尼鐸

長江聯合艦隊與海軍示威.....尼鐸

對於有志者的三個要求.....代英

每冊大洋二分 全年連郵一元一角六分 半年連郵八角六分 全年連郵一元一角六分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4

创刊号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创刊。创刊时为周刊,32开本。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为第一任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李求实等。创刊号上的刊名为邓中夏的手迹。创刊时,《中国青年》封面标有“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字样,可通过邮局公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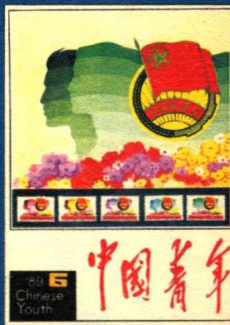
创刊号除《发刊词》外还有六篇论文。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实庵)为《中国青年》写了题为《青年们应该怎样做》的文章,号召青年“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

恽代英亲自写了《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一文,希望有志青年:“一、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有益于社会发行的事业;”“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发展理论与办法的研究;”“三、有收入的至少捐其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

创刊意义

陆定一的评价:

《中国青年》的创刊,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来了,但像《中国青年》这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专门刊物还是第一个。所以它一问世,就立刻受到广大青年群众的欢迎,并在革命运动中发生重大的作用。





编辑部

陆定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大革命时期任《中国青年》主编）：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的秘密机关就是《中国青年》的编辑部。狭窄的房子，有一两个书架子的参考书，在那里开会，看书，写文章，编辑，有时还校对。夜里就在那里睡觉。为了避免敌人警察和特务的破坏，常常要搬家。印刷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进行的。发行则有秘密的发行机关，经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发行出去，也有经邮政发行的。在上海小北门有一个“上海书店”，是《向导》（党中央的机关杂志）和《中国青年》的公开发行机关，1926年1月该书店被封了。

前身

1922年1月15日，初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办了机关刊物《先驱》，共出了三期。从第4期开始，迁至上海由团的临时中央局主办。1922年5月，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团中央领导机构，《先驱》从第8期起由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成为团中央机关刊。当时，团中央关于时局主张、重大事件的宣言、重要通告、宣传纲要及对青年工作的指导文章，大都在《先驱》上发表。《先驱》办至第25期，因经济原因于1923年8月25日停刊。10月，党中央根据工作需要，决定由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杂志。这样，《中国青年》就接过《先驱》承担的历史责任而诞生了。



发刊辞

发刊辞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只是可惜风习的薰染太利害了，魔魂的诱探太有力量了。志行薄弱的父兄，脑筋昏乱的师友，一天对他要说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亦要劝他做出许多败坏操守的行为。所以好多青年每每仍是不能保持他自己的纯洁，而为万恶社会所同化。亦有一些青年，幸而能不为那种父兄师友所愚惑，但是他们又因自己品性才学的有些缺欠，而在社会上得不着指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我们必须为青年的这种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这便是我们刊行《中国青年》的意思。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亦要陈述一些由活动所得的教训。中国的事，总是要做的。做事的方法，总是要学的。青年要学得做事，要用做事以学做事。青年是需要读书的，要读指导怎样做事的那些书。但是同时要做事。只顾读书而不做事的人，纵然把指导做事的知识学到手中了，他会失了他做事的习惯。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强健伟人的事迹与理论，亦要用种种可以警惕青年的材料，以洗刷青年苟且偷惰的恶弊。中国希望她的国民都能尽他的责任。中国需要强健的国民，只有强健能救拔我们于习俗之中。只有强健能使我们避去魔鬼的诱探。只有强健能打倒一切魔鬼，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切实可供研究的参考材料。要帮助青年去得一些切合合用，然而在学校中不容易得着的知识。中国的青年，已经显然可见其必须担负指导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对于要走的路很有些把握。虚骄的浮夸，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的青年，必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

这个对于《中国青年》的期望或者太大了，不是本社同人力量所能做得到的。但是本社同人总当勉力的向这一方面做，而且亦诚意的要求阅者诸君，大家要给我们一些仁爱的帮助以补我们的不周到地方。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

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

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

只是可惜风习的薰染太利害了，魔魂的诱探太有力量了。志行薄弱的父兄，脑筋昏乱的师友，一天对他要说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亦要劝他做出许多败坏操守的行为。所以好多青年每每仍是不能保持他自己的纯洁，而为万恶社会所同化。

亦有一些青年，幸而能不为那种父兄师友所愚惑，但是他们又因自己品性才学的有些缺欠，而在社会上得不着指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

我们必须为青年的这种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这便是我们刊行《中国青年》的意思。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亦要陈述一些由活动所得的教训。中国的事，总是要做的。做事的方法，总是要学的。青年要学得做事，要用做事以学做事。青年是需要读书的，要读指导怎样做事的那些书。但是同时要做事。只顾读书而不做事的人，纵然把指导做事的知识学到手中了，他会失了他做事的习惯。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强健伟人的事迹与理论，亦要用种种可以警惕青年的材料，以洗刷青年苟且偷惰的恶弊。中国希望她的国民都能尽他的责任。中国需要强健的国民，只有强健能救拔我们于习俗之中。只有强健能使我们避去魔鬼的诱探。只有强健能打倒一切魔鬼，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切实可供研究的参考材料。要帮助青年去得一些切合合用，然而在学校中不容易得着的知识。中国的青年，已经显然可见其必须担负指导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对于要走的路很有些把握。虚骄的浮夸，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的青年，必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

这个对于《中国青年》的期望或者太大了，不是本社同人力量所能做得到的。但是本社同人总当勉力的向这一方面做，而且亦诚意的要求阅者诸君，大家要给我们一些仁爱的帮助以补我们的不周到地方。



88
Chinese
Youth

中国青年

怎样才是好人

文 / 恽代英



人人都说他要做好人，有些人居然已经被人家认为好人了。

学校的操行分数列甲等，而且特别的颁发过操行的奖品奖状，这不十足的证明了，他成为一个好人么？

但若把这种事证明自己是好人，终未免太

可笑了。

流俗的所谓好人，只是不杀人不放火。他虽然没有大的好处，但是谨慎和平，却很不惹人嫌怨，人家亦找不出他的大错来。

学校所谓操行好的学生，更只是不犯校规，不麻烦农事的教职员。这样，教职员便自然要觉得他驯良而可爱了。

无论有许多所谓不犯校规的学生，他在校规以外，或者教职员严格监视的范围以外，不免仍要做许多虚伪不正当的事情，便令他能完全不做这些事情，他那种盲目的，被动的服从校规与教职员，根本原谈不上甚么道德的价值的一类话。

校规与教职员的命令，我们应当有一番判断，然后去服从他。我们亦不一定完全是服从，若是有不合理而应当反抗的地方，我们量自己的能力，有时候亦可以反抗。即使事实，不能反抗，我们亦只是忍辱而屈服，不一定是像乖顺的儿子一样的去服从他。

孟子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现在学校里最提倡这一类妾妇之道。别的职业界亦很有些这种情形。但是妾妇之道，终是妾妇

第一任主编恽代英

恽代英任《中国青年》第一任主编时年仅28岁，但已是全国著名的青年领袖和革命家。他先后为《中国青年》撰写文章130多篇、通讯近40篇。他通过《中国青年》系统地介绍了马列主义理论，批判了国家主义派、东方文化派等反动思想，号召青年“到民间去”。他是那个时代呼唤革命风暴最矫健的海燕，最出色的鼓手。

1931年，因叛徒顾顺章告密，恽代英牺牲。他的狱中绝诗一直被广为传诵：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之道，不能因有合于这一道，遂自命名好人。

至于流俗所谓好人，正如孔子孟子所说的乡愿。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我们要拿这个“贼”的言语行动，来与今日一般流俗所谓好人相比，最好请注意孟子所描写的。

孟子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者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是乡愿也。”你看过这几句话，活显出一个好好先生的“贼”样子来。

便是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亦只赞成进取的狂者，有所不为的狷者。他从来不肯饶恕那些混世虫的乡愿先生。活活的一班乡愿先生，偏要说他们是好人，他们自己亦相信是好人，大概这正是孟子所说“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八个字的好注脚罢！

然则怎样才是好人呢？

第一好人是有操守的好人不因为许多人都做坏事，他亦做坏事。好人亦不因为许多人都做好事，他亦做好事。好人是自动的选他应做的事情。他不是刚愎专断，但是他决不因为人家的讥笑谑骂，而无理由的改变他的行为。他看父兄师长，都只是一个人，至多是一个应当受他尊敬的人。但他决不能做他们的奴隶。他不能把他的行为，完全受他们盲目的或者谬误的支配，以丧失了他独立自主的人格。

第二好人是有所作为的好人若是没有作为，他的好有甚么用处？好人不是我们的玩具，不是我们拿来炫耀人家的装饰品。而且在今天复

杂而不良的经济组织之下，一个只配做玩具装饰品的坏人，他结果终不能保持其为好人。因为他很容易的被卖，或逼到自己不能不改日节操。所以好人不是一味老实的忠厚。好人少不了有眼光，有手腕。好人能正确的应付一切的问题，然后能够保持自己的好名誉，且做得出一些好事来。

第三好人是要能为社会谋福利的好人要有操守，但有了操守，若只做一个与世无关的独行者，这种好人要他有何用处？好人要有作为，但有了作为，若只拿去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简直是一个坏人了。好人要有操守以站脚，能站脚然后能做事。好人要有作为以做事，能做事然后可以谈到为社会。好人的做事，要向着为社会谋福利的一个目标。好人的好，是说于社会有益。不于社会有益，怎样会称为好？

你愿意做好人么？做好人总要注意上面三件事。仅仅不坏的人，不能算好人。因为第一他不久要坏的。第二他这种好于社会毫无关系。

切不要把乡愿误认为好人。亦莫以为循妾妇之道，是甚么做好人的法子。要做好人，先硬起你的脊梁，多做事，多研究，多存心为社会谋福利。除了这，没有可以成好人的道理。

中国要有一万个好人，便可以得救。因为一个这样的好人，很容易引导指挥几万的庸众——亲爱的读者！你愿意加入做一万个中间的一个好人么？

原载于1923年《中国青年》创刊号

编者与读者的深情

在《中国青年》创刊号里，恽代英自己写了一篇《对有志者的三个要求》的文章。两个月后，他收到了一个叫张霁帆的成都青年的来信。张霁帆告诉他：“你的三个要求，已拿在蓉社去实验，从下星期起，因为你是著这出戏的剧材的人，所以演这戏时先告诉你。”恽代英发表了此信，并为此自豪地说：“我知道《中国青年》对于中国所引起来的影响，将非任何刊物可比——只是青年是有活力，有生气的。这便是我们特别愿意为青年效力的缘故。”此后，全国学代会召开，张霁帆作为四川的学生代表到上海与会。恽代英看到张霁帆时，发现他的衣服单薄，就脱下大衣给张穿上，然后自己到一家当铺里买了件褂子御寒。张霁帆后来入了党，还担任过河南团省委书记。最后，张霁帆被军阀孙传芳逮捕，毒死于南京狱中。





萧楚女

“谁不知道有个大麻子萧楚女，他是本刊创始者之一，他是青年群众的名星，他是刻苦忠实的革命家！自从少年以至于死，他一直以革命为生命，一直在颠沛流离，贫困遁逃的情况下……他的死，是革命青年失去了良师，是革命队伍中丧亡了勇敢的战士……”这是萧楚女1927年4月牺牲后，《中国青年》刊登的《征求萧楚女遗著》启事中的一段话。

萧楚女是恸代英形影相随、患难与共的战友，堪称《中国青年》编辑和作者中的巨擘。在《中国青年》上，他写了很多时事评论，政治论文以及谈青年思想、学习、修养的文章，帮助青年认清人生的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他的政治论文中的代表作。

轶事两则

一

1893年，萧楚女生在汉阳鹦鹉观一个贫苦人家。他少年丧父，依母为生。稍长就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伺候母亲。在杂货店当过学徒，在茶馆干过跑堂，在轮船上作过伙夫。辛亥革命时，参加了新军。后来，和挚友郑希曾一起进入新民实业学校，学蚕桑。这时，很多革命志士，痛于辛亥革命失败，准备二次革命。郑希曾等几个青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督军段芝贵捕杀。

楚女得到烈士的父亲（湖北黄安七里坪的一个秀才）的赞助，买了很多书，在家苦读。老秀才对儿子的朋友非常关心，曾派侄儿郑位三到鹦鹉洲登门探望，也希望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楚女招待远方客人的只有光面一碗，另一碗母子分食。郑位三回

报老秀才，他给楚女养家糊口的钱，楚女全部买了书，而母子仍过着清贫日子。老秀才掂着胡须对郑位三说：“壮哉此儿！”

楚女以惊人的毅力自学了旧制中学的全部教科书，并以贪婪的求知欲，阅读了那个年代在坊间能够买到的各类书籍，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声光电化，无所不读。有了渊博的知识，练成犀利的文笔，再加上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奔放的热情，他成为《崇德报》和《大汉报》最活跃的记者，蜚声武汉文坛。

二

1927年4月，当广东军阀把他从广州东山医院的病床上拖下来，送去处死时，他畅笑着对他们说：“我一个要死的人了，你们还不愿让我死在病床上，硬要送我一个革命烈士的名义，我谢谢你们的美意，我将欣然去死，含笑九泉！”

革命的信仰

文 / 萧楚女

我们眼前这般青年，在自己底内心生活上，大都没有什么信仰。我们不但不信仰什么，并且有时连自己底力量也还要否定了。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所以如此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科学的怀疑精神——不肯轻易相信什么。一切摆在我们意识国门口的东西，我们实没曾预先审察过：到底这些值不值得信仰，或应不应该信仰。我们只是单纯地无条件的任什么都不信仰。这，实在是一种盲目的“否认狂”。我们生活上、一切烦恼、沉闷、悲哀，痛苦，都是发于这个根源。我们现在好比彷徨在大海里，茫无边沿的凶涛恶浪、不断地扑身而来，我们底“一生”只好清醒明白的让彼卷了去，我们要晓得：一个人底内心没有信仰，就是那个人没有“人生观”。没有人生观的生活，等于没有甜味的蜜，没有香气的花。何况我们现在方且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中国社会里？花，蜜，岂止不甜“无香”而已；简直连不甜无香的枯干躯壳也还不能存在呢！万恶的社会之海底凶涛恶浪，不是已经把我们浮荡昏眩得差不多要死了么！我们不是对于一切都已没有了一点勇气，一毫决心，去与之对抗了么？我们怕毁谤，怕诬构，怕耻辱，怕失败，怕穷，怕死。我们是一事也不敢做；一步也不敢走了，我们已经成了驯犬，帖服在黑暗的恶魔之下——我们做了家庭底奴隶做了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底俘虏，备了一切非道德，不道德的习惯底降服者。我们是几乎连我们自己也不认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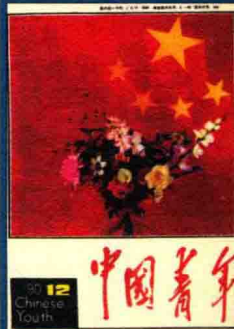
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还能算是“人”的生活——还能算是人类之中底堂堂的“青年之人”的生活么？我们试一追忆我们几年前的那些“五四朋友”，和我们那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前的许多“人类之表率者”。我们

可不问—间梭格拉底何以能那么从容而死；颜真卿、颜果卿何以能那么抗贼不屈么？文天祥怎么不怕死呢？史可法怎么不愿生呢？马丁路得何以有如此大胆？克林威尔何从得那样魄力。徐锡麟底手枪，何以放得那样快？秋瑾底血，何以流得那样红？黄花岗何以死得那么齐整？五四朋友又何以打得那么高兴？

这岂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奥妙！都只为他们各人底内心，各有个充实其自我之意义的信仰而已！有所信仰，所以内心充实；内心充实，所以没有一隙可以为外来客气所乘——他们底人格就成了一个勇气与决心相结合的结实物了！他们底生命之前途，是无穷尽的；是光明的；他们并不看见那些可怕的东西——于是他们大踏步地前进了！徐锡麟相信满清必倒，汉族必能光复，所以徐锡麟很快的射击了！梭格拉底相信真理永在，所以梭格拉底从容死了！五四的朋友、和黄花岗的烈士们，相信中国一定可以从他们底呐喊声中解放出来，所以便一口气地演了那大打大杀的全武行了！我们底怯懦，我们底畏首畏尾，我们底容忍苟活，容忍得军阀、帝国主义……横行一世，都只因我们没有像梭格拉底去相信真理，没有像徐锡麟去肯定自己底力量罢了！

现在，死气弥漫了我们底周围了！“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翘首燕云，能勿悲乎？朋友！我们读书也读够了，我们现在应当不管他是什么，要各自赶快去找一个合乎我们底生活，和我们对于人类前途所负的使命的需要之物，以为安身立命之地——以充实我们底生活把自己和自己所居的社会、一齐从那无边的黑暗之中，拯救出来！

原载于1924年《中国青年》第7期





邓中夏（前排右一）为《中国青年》创刊号的刊名题写者，《中国青年》的重要作者。朱自清的诗《赠AS》就是赠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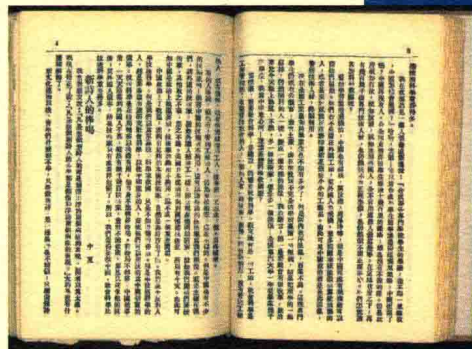
赠AS

文 / 朱自清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涛，
 你的言语如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你飞渡洞庭湖，
 你飞渡扬子江；
 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地上是荆棘呵，
 地上是行尸呵，
 你将为一把快刀，
 披荆斩棘的快刀！
 你将为一声狮吼，
 狐兔们披靡奔走；
 你将为春雷一震，
 让行尸们警醒；
 我爱看你的骑马，
 在尘土里驰骋——
 一会儿，
 不见踪影！

我爱看你的手杖，
 那铁的手杖，
 它有颜色，有斤两，
 有铮铮的声音！
 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
 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
 那黄金的王宫！
 呜——吹呀！
 去年一个夏天的大早我看见你：
 你何其憔悴呢？
 你的眼还涩着，
 你的发太长了！
 但你的血的热加倍的熏灼着！
 在灰泥里辗转的我，
 仿佛被焙灸着一般！
 你如郁烈的雪茄烟，
 你如醞醞的白兰地，
 你如通红通红的辣椒，
 我怎能忘记你呢？

原载于1924年《中国青年》第17期



新诗人的棒喝

文 / 邓中夏

我常对朋友说：“凡是想做新诗人的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闻者以为太过。我现在修正了说：“凡是想做新诗人的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大约是没有什麼语病的了。

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什么都不学，只学做新诗；最后连长诗也不愿做，只愿做短诗。今日办一个弥洒，明天办一个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天出一本雪朝，……真是风靡一时几乎把全中国的青年界都被他们占为领域了。

原来科学这件东西，实在太干燥无味了，实在大艰深难学了，比方达尔文要证验他的“物种由来说”，马克思要证验他的“剩余价值论”，都经过数十年的辛苦，到后来他们的学说出世的时候，都已是白发星星，面上都有极深的皱纹了，这种艰苦吃力的生活，那里是根器薄弱的人所能过所愿过的呢？自然只有“易为而又易得名的新诗是他们唯一无二的“终南捷径”了。

“坐在草地上做新诗”（吴稚辉先生语）的，便是混沌的欣赏自然；厮混男女交际场中做新诗的，便是肉麻的讴歌恋爱；饱食终日坐在炉阁安乐椅上做新诗的，便是想入非非的赞颂虚无；他们什麼学问都不研究，唯其如此，所以他们几乎都是薄学寡识；唯其如此，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把人生观和社会观弄个明白；唯其如此，所以他们的作品，即使行子写得如何整齐，辞藻选得如何华美，句调造得如何铿锵，结果是以之遗毒社会则有余，造福社会则不足。然而他们却

挂上什麼“新浪漫主义”和什麼“为艺术求艺术”的招牌；以为掩饰的护身符，这是多么可怜可恼的一椿事呵。

有人以为这些都是胡适之辈作俑之过，其实胡先生辈提倡新诗，何曾教人不研究学问。即就胡先生个人而论，固然高兴时有感触时做几首新诗，然而他全副的精神却在做他的中国留学史大纲。为什么他研究学问的这一点好处他们不学呢？

我们不反对新诗，我们亦不反对人们要做新诗人，我们反对的是这稍不研究正经学问不注意社会问题，而专门做新诗的风气。如果这种风气长延下去，将来中国青年界后演成一个什麼样子，是我们此时所不忍预言的了。所以我们在此垂涕泣的叫喊道：

青年们！醒来哟！
谁在你们的四围！
虎视鹰瞵的，
磨牙吮血的，
你们是处在一种什麼环境？
你们是负了一种什麼责任？
春花般的青年们哟，
朝曦般的青年们哟！
烈火般的青年们哟！
新中华的改造只仗你们了，
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
青年们！醒来哟！

原载于1923年《中国青年》第7期



“围攻”泰戈尔



陈独秀（实庵）

1924年4月，印度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访华48天中，泰戈尔到过上海、杭州、北京、太原等地，并多次发表演讲，可以说极一时之盛。但泰戈尔此次访华，在知识界中引起不同反响，热烈支持者有之；不卑不亢，冷眼相向者有之；激烈反对者有之……在激烈反对者中，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特别组织了对他的围攻。陈独秀不仅发表文章多，而且有理论分析，有激烈言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据随同泰戈尔走了许多地方，并充当翻译的诗人徐志摩叙述，泰戈尔是1924年4月12日乘船在上海登陆的。随后便在杭州、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这些演讲，也正是陈独秀批评的靶心。出版于1924年4月18日的《中国青年》杂志第27期上，陈独秀以“实庵”笔名发表了《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太戈尔”为当时译名，为存真，以下引文均同此）。针对泰戈尔与中国新闻记者的谈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几年，对西方各种新的思潮正热烈地接受，以期改造中国古旧的文化。当此之时，泰戈尔发表这样的讲话，无论在今天看来有多少合理成分，但在当时，遭到人们，尤其遭到热烈宣扬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以期唤醒中国民众的陈独秀的反对，似乎又很正常。

陈独秀这里主要针对泰戈尔认为“东方文明最为健全”观点而发，以事实而言，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有力的。虽然在今天看来不无偏颇。其实，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这些思想是熟悉的，甚至泰戈尔未访华前，陈独秀就有文章对其进行批评。例如，在泰戈尔访华前半年的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期上，陈独秀便以“实庵”署名，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反对太戈尔？》一文。这篇文章，针对当时为迎接泰戈尔访华而起的翻译其著作之风而发。在文中，陈独秀这样说：“像太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

